

随想录

戴好口罩,剪头发去

龚静

2月28日下午,去小区内的居委会买预约的口罩。戴好口罩,携带小瓶酒精喷雾,提前一刻钟下楼。一点半就到了,第一个,工作人员刚到,登记签名,递给他事先用纸巾包好的四元零钱,接过保鲜袋包好的五个口罩。第一批预约还未实行网上登记,觉得麻烦,就放弃了。这是第二批,二维码预约登记蛮方便的。

小区早已封闭式管理了。凭出入证(身份证)进出,一人一证,实名制。除了偶尔要去取快递,很少出门。这下也顺便小区里走走,天色阴沉,不下雨,白玉兰正开着,凝脂玉润。小小的红叶李虽然花开得稀疏,有点寂寞,也是小模小样的。海棠花零星几朵来报春,迎春是早就在那里自顾自黄灿灿的了,只是大多数的花草草还有点默默的,不过,细悄悄,貌似干枯的树

枝上有毛茸茸的小嫩芽爆出来,草木的节奏只有草木懂得。不要说等第三批预约口罩了,说不定再多几个晴天,它们都各自叽叽喳喳了。再看看那些我特别欢喜的樟树,去年曾经使我很伤心,因为二十多年下来郁郁葱葱的樟树,大多被修剪,只剩树干,说是必须如此这般的,每天一早起来看到的一窗明绿就此不再,小河弯弯的视野倒是扩大了,但我还是喜欢看到绿叶在眼前晃呀晃呀,让人心里定定的。现在每天看到窗前的枝丫就好像看到裸露的伤口。不过,今天看到第一批修剪的樟树已经长叶子了,虽不似以前那么潇洒舒展,有点笨笨拙拙地团团簇簇着,但到底绿叶可期了。我想窗前的那几株香樟随着春气萌动也可以抽出新叶了吧。

虽然柿子树仿佛还在沉睡,紫藤

的虬枝还灰乎乎,但是小花新叶看着了,觉得脚步也松快了些。就想着是不是可以去剪一剪乱七八糟了一个多月的头发了呢。

其实也是方便的,不必去街市找TONY老师,就是小区里的邻居大姐。在她这里剪了近二十年的头发了,单剪,从5元、8元到10元,现在的15元。曾与女友们听,她们都不信,哪里有这么便宜的,还剪得不错嘛。其实,大姐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区开店的。“好多电视台主持人来我这里做过头发的,我考出理发师证的。”大姐的东北口音杠杠地自豪。大姐是随知青丈夫来的上海,从开店到现在在自己家里做做吃吃。开始夫妻俩一起做,后来丈夫生病,大姐单挑,男女理发,烫染焗盘,一手抓。累到贫血住院。丈夫前几年病逝了。现在,低谷期总算

过去了,大姐重新开朗起来。每次去,跟大姐聊家常,聊聊小区的人事,听到不少故事。

家人前一天已经去过,还是庚子年来第一次开张呢,家人说大姐蛮开心的,有人上门理发了呢。新冠病毒疫情以来,大姐不出门,不去女儿家过春节,独自烧烧吃吃,一人卡拉OK,和亲朋视频聊聊天。2月份的最后一天,我戴好口罩,上午去了一次,门口挂了稍候片刻的牌子。下午又去了,按铃,开门,露出大姐戴着口罩的脸。原来屋里已有来客。老年男人,小区乡邻,戴着口罩。男人说春节到现在哪里都没去过的。虽然有点小犹豫,来了,就剪吧。待男人离去后,大姐对座椅消毒水,冲洗了剪刀梳子。我随身戴着酒精喷雾,“不好意思,要不再喷一喷?”平时大大咧咧的大姐这次很认真,配合

我喷酒精,口中喃喃:这趟真是吓煞人哦,最麻烦还有无症状感染呢。我们老家县城里也有5例了,我弟弟说是外地打工回去的。

“是啊是啊,我们现在还是尽量不出门吧。”

围上围兜。

“这块没人用过哦。我很注意的,用一次,都会洗一次的。”

杂乱的头发很快一堆委地。和理发大姐聊聊,好像我们彼此紧绷的神经都松弛了些。

避免现金,扫码付款。

再会。等过两个月再来烫头发吧。逢着四年一回的闰月,2月29日,大家都说要做什么特别的事。什么是特别的事呢,戴着口罩剪头发算不算?等到口罩能摘下来的时候,香樟的枝干会不会也抽出新叶了?

青团

孙维庭

青团是糯米粉与浆麦草汁或艾叶汁和在一起做的团子,里面馅料多为豆沙。临近清明,无论超市还是一般的食品店、点心店,各种青团均被摆在显眼的地方。清明吃青团,是江南一带的习俗。

小时候吃青团是很稀罕的事。九岁那年,住在乡下的外婆去世了,消息传来,母亲掩面痛哭。因忙于家务和工作,母亲没法赴山东见外婆最后一面。为寄托哀思,母亲在上海自家的方桌上为外婆设了灵位。按山东人习俗,本该在外婆的遗像前放两盘饺子的,但母亲却因住在上海,便随南方习俗用青团作供品。

母亲的泪水,让儿时的我印象深刻。但那时更牵动我心的,是摆在桌上绿油油的、从未尝过的青团。我知道,只有待祭奠结束了,青团才可能成为果腹之物。次日一早的早饭,便是每人一碗泡饭,一个青团。由于我生平第一次吃,纵然隔了一夜,依然觉得它又香又糯。

好多年后,我出差到福建龙岩。正逢清明期间,大街的早餐摊上,都在卖青团。但他们不说青团,广告牌上只写“艾饭”二字,有的还放在油锅里炸过。炸过的青团,略带一些金黄色。我买了两个尝尝,香味有余,糯软度太差。

晚饭时和业务接待方闲谈,聊起了吃青团的事。有位年轻的女士告诉我:“我们这儿的青团是客家人做法,用糯米、大米磨成粉面,按适当配比,取山间的艾叶捣碎后与之混合而成,这样的青团很有嚼劲。”我一听,顿时来了兴趣,说:“明天我要再试试,仔细品尝下。”她立即告诉我,她有一网兜母亲当天做的青团,比外面买的还地道。一边说着,她立马取出几个给我们尝尝。从外观上看,她的青团绿中泛黄,放入口中,清苦味重了点,不过轻轻咀嚼几下,清苦味变得温婉起来,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清香。

清明吃青团的习俗到底是从哪儿传来的,是闽粤的客家人发明的,还是江浙人最先开始的,这话还真不好说。有次翻阅闲书,说青团是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在苏州打仗时最早发现并推广用作军粮的。这种说法比较有传奇性,也不足以信。青团外表看起来沉静不语,但清香扑鼻,是很符合春暖花开时我们向先人致敬的心理需求的。从这一点上讲,也许客家人和江浙人殊途同归。

现在,上海的青团越做越精致了,个个油绿如玉,肥而不腴。随着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青团也由过去的清明专供,变为日常小吃了。



蒸蒸日上 沈强/摄

春来,愿你如花笑靥

英子

陌上花开,嫩柳初绽
风似伊人手掌
李白似雪,油菜金黄
遍野青青草长
鸟鸣枝头,鱼戏清泉
春阳寂寞流淌
你已忙碌了太久
没空看岸柳青扬
你已蛰居了太久
还不曾敞开门窗
你戴着口罩,身穿战衣
脚步匆匆急行
日日奔波在战“疫”线上
仿佛已太久太久
没看到你原来的模样
三月春来,和风丽日
愿战“疫”早捷
脱下战衣,摘掉口罩
在暖阳下嬉闹追逐
笑声朗朗

太阳和我们一起敬礼

戴达

课堂在云上,
云上的课堂如2020年春天的燕子,
飞入千千万万莘莘学子的家。
隔着一张薄薄的屏幕,
云上的学校在里面,

安全待在家里的同学们在外头。
仿佛依然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
面对面聆听老师讲课,
远在天边,近在耳畔。
听不见上学的铃声,

看不到攒动的人群,
一个个的我汇成勤奋的我们。
每天早晨云上的学校
举行升旗仪式,
太阳和我们一起敬礼!

惟愿安且吉兮
杨祖柏篆

岁月留影

清明插柳

葛秋栋

插柳是清明节传统的风俗。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有一顶从汴京城外扫墓回来的轿子,上面插满了杨柳枝,这说明我国宋代民间就有清明插柳的习俗了。

清明插柳的习俗,其来源说法众多。

其中有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介子推。春秋时期,介子推追随晋国公子重耳流亡,曾割股肉给重耳充饥。重耳成为晋文公后,介子推偕母隐居绵山。晋文公下令烧山以求其出来受封。介子推却为明志守节而焚身于大柳树下,让晋文公和群臣百姓痛心不已。第二年,晋文公亲率群臣爬上山来祭拜介子推时,发现当年被烧毁的那棵老柳树居然死而复生。晋文公当下便将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并折下几枝柳

条戴在头上,以示怀念之情。从此以后,群臣百姓纷纷效仿,遂相沿成风。清明插柳戴柳,便成为纪念介子推的一种象征。

清明插柳后来又有许多说法,有说插柳为防火避灾,也有说是为了悼念歌女柳永,还有人觉得柳条有驱鬼辟邪的作用。古人认为,清明节正是百鬼出没频频、索讨多多的时节。受佛教影响,观世音一手托净水瓶,一手持柳枝蘸水普度众生,许多人便认为柳条有驱鬼辟邪的作用,把柳枝称为“鬼怖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也有“正月且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的记载,清明既然是鬼节,值此柳条发芽时节,人们便纷纷插柳戴柳以辟邪了。

另外一种流传得比较多的说法,

则是为纪念“教民稼穡”的农事祖师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杨柳有强大的生命力,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柳条插土就活,插到哪里,活到哪里,年年插柳,处处成荫。此外,插柳还有记年祈寿之意,民间有谚语云:“戴个麦,活一百;戴个花,活百八;插根柳,活百九。”

无论是何种说法,古人对于柳树可谓情有独钟。借柳寄情,便是情理中之事了。《诗经·小雅·采薇》里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李白《春夜洛城闻笛》有“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王之涣的《送别》有“杨柳东风吹,青青夹御河。临来攀折苦,应为离别多”……因“柳”与“留”谐音,离别赠

柳就有了难分难离、不忍相别、恋恋不舍的情谊。

白居易的《苏州柳》一诗,也颇有趣。诗文为:“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来处处游行遍,不似苏州柳最多。絮扑白头条拂面,使君无计奈春何。”白居易曾任苏州刺史,也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江南的旖旎春光,令白居易难忘,老来回忆,却通过柳树来写出苏州的娇俏可爱,让人印象深刻。此外,白居易的《东溪种柳》写种柳树过程,也是很有趣。

如今的清明,已很少见到插柳了,大多时兴送鲜花了。可我总觉得,不管民间流传什么样的说法,也不论当时时兴什么样的方式,鬓边或门楣上的嫩绿柳枝,总会给人们带来春天的生机与喜悦。